

朱子語類

十一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二計二十板

論語二十四

顏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
 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効驗說却幾
 乎閉了這兩句蓋內外無怨是箇應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
 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
 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
 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
 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
 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閑用心矣時舉植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
 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理方透徹似一



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內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內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顏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顏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植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着用力也特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

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大必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說如何眾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說此說方是蓋忠是盡已也盡已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強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患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已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

到其時為之則傷恕如何可學云但觀其事之當理則不欲變為欲曰設如人自犯罪至於死到刑時其心欲否諸友皆無以答曰此當合忠字看忠者盡已之謂若看得已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到此則不欲字使不着若不

看忠字只用一恕字則以此等事放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
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戾不
會相為憐念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己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己之怨聖人
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己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內說
在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効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
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問怨有是有非
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難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己或以為其怨在人曰
若以為己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而行之恕
則人自不怨也人不我怨此仁之効如孔子告顏淵克己則

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
在家無怨此皆以効言特其効有小大之異耳鮮
希遜問夫子答顏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質上說

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己克己便能持敬行恕亦不必大
段分別時舉○以下
通論二章

日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
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
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敬

持敬行恕雖不曾着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
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着不得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時也着那私意不得剛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
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

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
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准
克己復禮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

問程先生說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持
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顏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顏子克己為仁便如欲
復中原熹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
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
此方始有益又因晞遜問克己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
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却反與他
為朋者時舉

問朱飛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其未
識門路日用至親切處覺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弓又却別集
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擇存之要不知告顏子者亦
只是擇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一人氣象自不同顧問
賀務前夜曾如何說賀亦舉先生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

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飛卿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
此告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
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
捍疆土為自守計賀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爭多大槩也相似只
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問二條在學者則
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己則須克己當出門如
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己復禮不是克己了又復禮
只克去己私便是禮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
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去那非便是禮曰呂銘痒痲疾
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曰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篇
意都要大同於物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
自己私欲溥
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

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已若不克已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為敬仲思問敬則無已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推擇子仲弓實告之以為仁之事論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已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如告之易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已之功難為而至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於仁也難其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已可克非不能也但學者為仁如謝氏云須於此處勝之非只敬也而又曰鄭言學者克已處亦好大抵告顏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底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已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豪之不實何更用直內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拮指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已可克克已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已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已此是大敬如聖敬曰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節天又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賓云云伊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已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二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問孔子告顏子以克已復禮為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得已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已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已可克也賀孫注

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發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

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 敬義內
外方是做工夫而程子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
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實着識得
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云至中禮惟謹獨便是守
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曰此前面
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
効恁地若不見得即黑淬淬地守一箇敬也不濟事賀孫
問程先生說云云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
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
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
若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
一邊做將去更不以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

是繼體守成之君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
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
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
未出門使民時不以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旂
旂如承大祭却成其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
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
却較淡了義剛○要孫錄云伊川答此問時好是以明聖人
答他却如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使民時去若自出不得民
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
升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
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已終不成說
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
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
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強耳

袁子節問克已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

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一作有守

或問克已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

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

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

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洽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別曰顏子是奮發而有為

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強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

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溫厚靜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必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溫粹顏子

資質剛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

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旂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

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

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善淳便渾化

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善也

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

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

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關防然後方敢下手去捉他廣

周貴卿問克已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群龍无

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

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

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

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

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已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

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

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是和粹但

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

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克已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

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靜嘗說顏子不

如仲弓而今看着似乎克已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

底較無事但克已復禮工夫較大顏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
 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
 將去故做一條云仲弓却只是要見在持守後又問仲弓寬洪
 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非如此
 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
 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義剛曰變係錄云坤是箇無頭
 底其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
 後得乾文知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無首吉乾便從知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是清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
 恕只是據見定例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勝似顏淵謂出門
 如見大實使民如承大祭勝如克已底費脚手然而顏子警
 如割業底仲弓是守成底顏子極聰明警悟仲弓而顏子警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
 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已復禮乾道也
 是喫一服藥便效王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
 去公看顏子大小大力量一克已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
 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

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
 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其着
 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底曰重處不在怒
 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
 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
 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
 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
 適說克已復禮是喫一服藥便効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
 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已蓋人只有
 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臥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當省察譬
 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
 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
 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又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

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禮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臣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子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又自然安素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自有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又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賓大祭只是敬也今若專主於大賓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為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集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脉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己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為仁之驗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滂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說便說如人夢寐中識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

者只知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寓

宜又問仁者其言也訥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爲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瞌睡底相似都不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說了舉時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訥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

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訥是說持守得那心定

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

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它心裏也自不知得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訥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

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此心不在奔馳

四出如何有仁明

仁者其言也訥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

養耳糙

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

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爲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

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

自是心細了。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訥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身上說

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此心不放便存

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訥察其言

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端蒙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

敬其言也訥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

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

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訥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更透廻

得此是它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它病處說錄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自說
是內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徑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
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須觀所以
不憂不懼由內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內省不疚如何得
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着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着
力不得個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
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一有時適然遇着非我所能必若推
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

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甚官之閑易繁難甚孰做得甚
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子思子只說莫
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
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
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喚做
非命不得蓋緣它當時稟得箇垂天之氣便有此然謂之正
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
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
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獲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姪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
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着力不得也不奈何若
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奈何得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

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海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才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閑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想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又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替其之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偽始得若不識箇真偽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偽却來瞞我不

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十言萬語我既見破偽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

子明作

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容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庶

子貢問政章

文極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

特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

說得話來也君子壽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着落廣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便說得好維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別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別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爲本如寧儉寧威之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盍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

徹之別也壽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維

或問有若對哀公盍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瞞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裏它備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徒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句話不

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
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
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若
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
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植

主忠信是筓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方子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
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
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其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
亦無緣得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足之矣未又引我其行野之詩以
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
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
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

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與千駟異言
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謨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
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政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
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
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
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
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
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
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
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別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
魯矣若使聖人又為之亦須別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

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今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雅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著實故其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心裏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著實去做也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它質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己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夫

子張是箇有銳氣底人它做事初頭乘此銳氣去做少間做到下稍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補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欲其盡心力也熹

亞夫問居謂有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營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說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

為臣要之孔子必不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揚
氏所說只是責李康子之貧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
欲且從楊說如何曰善謨

李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
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二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
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混成如此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
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
不達植錄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
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別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
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
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
取者雉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
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箴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突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
便又和順低細不至觸突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
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個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
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己意說將去更不看
人之意是信受它還不信受它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
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
才自高了便不濟事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躡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

不辨別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堂堂乎張也它是有箇忽略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略時舉

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闊了裏面填不足植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脩於已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某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眾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

觀其所為皆不誠實以此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別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虛有愛憐之態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書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各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麓底又不好義書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麓謾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

箇是名一箇是實賀孫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
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
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陰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
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
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問子張以聞為達伊川以為明達之達上蔡以為令聞四達之
達尹氏以為充於內而發於外為達三說如何曰此所謂達
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
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乎
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集義
揚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
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
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

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
工夫以之事親則得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
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
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
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
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朴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
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
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問仁如何以顏色取曰此處與
前說相反只是顏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如此此
恐是就子張身上說驥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
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

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它岐纔分成
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
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
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
不得况於不善者乎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
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
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
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
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
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
好事便望它功效則心便兩岐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
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

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
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有二心一心在
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撻撻遲有計較功利之心
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
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
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
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
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它人過惡只自檢點方
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它人自家這裏便疎心便薄了備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務張不
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從義欲以斂着實

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哀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箇鄙俗蠢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蠢底則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維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苦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反故疑之天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速然後仁知之義皆備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其難曉故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

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個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頓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時舉

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以仁知之體文振云聖人說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說莫是仁知之體難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

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賀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為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是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熹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

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之類曰這仁知

兩字相須但辨別得分曉舉措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入

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鬪即所以仁

之也熹

子貢問友章

問忠生且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雉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

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朱子語類卷第四十三計二十三版

論語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問政章

問先之勞之勞字既有兩音有兩說否曰勞之以身勤之以事

亦須是自家喫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詩所謂星言夙駕說于

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勞苦方能率得人

欲民之親其親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長我必先之以

弟子路請益聖人告之無倦蓋勞苦亦人之難事故以無倦

勉之寓

問勞之恐是以言語勸勉他曰如此說不盡得為政之理若以

言語勸勉它亦不甚要緊亦是淺近事聖人自不用說亦不

見得無倦底意勞是勤於事勤於事時便有倦底意所以教

它勞東坡下行字與事字最好或問愛之能勿勞乎有兩箇

勞字曰這箇勞是使它勞謙之

文振問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則雖勞不怨如何曰凡是以

勞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須一面與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勸課

農桑等事也須是自家不憚勤勞親履畎畝與他

勾當方得黷滌。

問蘇說勞字未甚明曰先是率他勞是為他勤勞錄

問先之勞之諸說孰長曰橫渠云必身為之唱且不愛其勞而

又益之以不倦此說好又問以身為之唱者果勞乎曰非是

之謂也既以身為之唱又更不愛其勞而終之以無倦此是

三節事去偽集義。

仲弓為季氏宰章

潘立之問先有司曰凡為政隨其大小各自有有司須先責他

理會自家方可要其成且如錢穀之事其出入盈縮之數須

是教它自逐一具來自家方可考其虛實之成且如今做太

守人皆以為不可使吏人批朱某看來不批不得如詞訴反

覆或經已斷或被處未結絕或見在催追他埋頭又來下狀

這若不批出自家如何與它判得只是要防其弊若既如此

後或有人詞訴或自點檢一兩項有批得不實即須痛治以

防其弊賀孫

問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一心可以興

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

欲人材皆由已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

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

甚險故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爾必大。

問程子謂觀仲弓與聖人便見其用心之小大以此知樂取諸

人以為善所以為舜之聖而凡事必欲出乎己者真成小人

之私矣曰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

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固之極則可

以喪邦矣廣

問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各是一事蘇氏楊氏乃相須而言之
曰論語中有一二處如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雖各是一事然有相須之理必大。

子路曰衛君待子章

亞夫問衛君待子為政章曰其初只是一箇名不正便事事都
做不得禮樂不興刑罰不中便是箇大底事不成問禮樂不
興疑在刑罰不中之後今何故却云禮樂不興而後刑罰不
中曰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禮樂既不興則刑罰宜其不中又
曰禮是有序樂是和樂既事不成如何得有禮樂耶時舉
文振問何以謂之事不成則禮樂不興曰事不成以事言禮樂
不興以理言蓋事不成則事上都無道理了說甚禮樂亞夫
問此是禮樂之實還是禮樂之文曰實與文元相離不得譬
如影便有形要離那形說影不得時舉

事不成是說那事做不成禮樂不興是和這理也沒了事只
是說它做出底禮樂却是那事底理禮樂只是一件物事安
頓得齊齊整整有次序便是禮無那乖爭底意思便是樂植
或問如何是事不成後禮樂便不興禮樂不興後却如何便刑
罰不中曰大凡事須要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事若不成則禮
樂無安頓處禮樂不興則無序不和如此則用刑罰者安得
不顛倒錯亂諸家說各有所長可會而觀之去偽

楊問註謂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此句未曉曰實即事
也又問言與事似乎不相涉曰如何是不相涉如一人被火
急討水來救始得却教它討火來此便是言不順如何濟得
事又如人捉賊走東去合從東去捉却教它走從西去如何
捉得皆言不順做事不成若就衛論之輒子也蒯聵是父今
也以兵拒父是以父為賊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
事既不成則顛沛乖亂禮樂如何會與刑罰如何會中明道

所謂一事苟其餘皆苟正謂此也又問子路之死於衛其義如何曰子路只見得下一截道理不見上一截道理孔悝之事它知道是食焉不避其難却不知食出公之食為不義東坡嘗論及此問如此是它當初仕衛便不是曰然總錄問衛君欲召孔子為政而孔子欲先正名孔子既為之臣復欲去出公亦豈人情曰惟孔子而後可問靈公既逐蒯聵公子郢辭不立衛人立輒以拒蒯聵論理輒合下便不當立不待拒蒯聵而後為不當立也曰固是輒既立蒯聵來爭必矣個必也正名乎孔子若仕衛必先正其君臣父子之名如蒯聵不當立輒亦不當立當去輒而別立君以拒蒯聵晉趙鞅欲立蒯聵聖人出時必須大與他剖判一番教它知箇是與不是亞夫問論道理固是去輒使國人自拒蒯聵以事情論之晉人正主蒯聵勢足以壓魯聖人如何請于天子請于方伯天子既自不奈何方伯又是晉自做如何得曰道理自是合如

此了聖人出來須自能使晉不為蒯聵賀孫因問如請討陳常之事也只是據道理不論事情曰如這一兩件大事可惜聖人做不透若做得透使三綱五常既壞而復興千條萬目自此而更新聖人年七八十歲拳拳之心終做不成賀孫吳伯英問若使夫子為衛政不知果能使出公出從蒯聵否曰聖人行事只問義之合與不合不問其能與不能也若使每事只管計較其能與不能則豈不惑於常情利害之私乎此在學者尤宜用力而况聖人乎壯祖

問夫子得政於衛須有所廢立否曰亦只是說與他令自為去就亦難為迫逐之必大

胡文定說輒事極看得好可學

問胡氏之說只是論孔子為政正名事理合如此設若衛君用孔子孔子既為之臣而為政則此說亦可通否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輒有意改過遷善則孔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方與他做以姚崇猶先以十事與明皇約然後為之相而况孔子乎若輒不能然則孔子決不為之臣矣淳

問胡氏云云使孔子得政則是出公用之也如何做得此等事曰據事理言之合當如此做耳使孔子仕衛亦必以此事告之出公若其不聽則去之耳廣

蒯聵與輒若有一人識道理各相避就去了今蒯聵欲入衛輒不動則所以處其事者當如何後世議者皆以為當立郢不知郢不肯做郢之不立蓋知其必有紛爭也若使夫子為政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拔郢而立之斯為得正然夫子固不欲與其事也或謂春秋書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稱世子者謂其當立曰若不如此書當如何書之說春秋者多穿鑿往往類此人傑

叔器問子郢不肯立也似不是曰只立輒時只是蒯聵一箇來爭若立它時則又添一箇來爭愈見事多人以千乘之國與之而不肯受它畢竟是看得來惹手難做後不敢做義剛

樊遲請學稼章

樊遲學稼當時須自有一種話如有為神農之言許行君民並耕之說之類炎

誦詩三百章

亞夫問誦詩三百何以見其必達於政曰其中所載可見如小夫賤隸問巷之間至鄙俚之事君子平日耳目所不曾聞見者其情狀皆可因此而知之而聖人所以修德於已施於事業者莫不悉備於其間所載之美惡讀誦而諷詠之如是而為善如是而為惡吾之所以自修於身者如是是合做底事如是是不合做底事待得施以治人如是而當賞如是而當罰莫不備見如何於政不達若讀詩而不達於政則是不曾讀也又問如何使於四方必能專對曰於詩有得必是於應對言語之間委曲和平賀孫

子謂衛公子荆章

問公子荆善居室也無甚高處聖人稱善何也曰公子荆所為正合道理恰好處常人為居室不是極其華麗則墻崩壁倒全不理會子荆自合而完完而美循循有序而又皆曰苟而已初不以此累其心在聖人德盛此等事皆能化了不足言在公子荆能如此故聖人稱之講之。時舉錄小異問衛公子荆夫子止稱其居室之善如何曰此亦姑舉其一事之善而稱之又安知其他無所長乎必大

子適衛章

宜又說子適衛一章先生因言古者教人有禮樂動容周旋皆要合他節奏使性急底要快也不得性寬底要慢也不得所以養得人情性如今教人既無禮樂只得把兩冊文字教他讀然而今未論人會學喫緊自無人會教所以明道欲得招致天下名儒使講明教人之方其德行最高者留以為太學

師却以次分布天下令教學者須是如此然後學校方成次第也時舉

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之熹

苟有用我章

立之說苟有用我者一章曰聖人為政一年之間想見以前不好底事都革得盡到三年便財足兵強教行民服時舉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聖人做時須一切將許多不好底撤換了方做自家底所以伊川云紀綱布置必三年方可有成也質孫

善人為邦章

安卿問集注云民化於善可以不用刑殺恐善人只是使風俗醇朴若化於善恐是聖君之事曰大槩論功效是如此其深淺在人不必恁地粘皮着骨去說不成說聖人便得如此善

人便不得如此不必恁地分別善人是他做百年工夫積累到此自是能使人興善人自是不陷於刑辟如文景恁地後來海內富庶豈不是勝殘去殺如漢循吏許多人才循良也便有效如陳太丘卓茂魯恭只是縣令也能如此不成說你不是聖人如何做得這箇只看他功效處又何必較量道聖人之効是如此善人之効是如彼聖人比善人自是不同且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善人定是未能比到這田地但是方這般見識有這般心骨積累做將去亦何須有効且如而今寬刑薄賦民亦自能興起而不陷於刑聖人論功效亦是大槩如此只思量他所以致此効處如何便了何必較他優劣便理會得也無甚切已處義剛

問善人爲邦百年又教民七年又必世後仁與期月可也三年有成之義如何曰此須有聖人作用方得如此今天槩亦自

可見惟明道文集中一策答得甚詳與今人答策專是謾取題者甚別試讀之可見去偽

如有王者章

或問三年有成必世後仁遲速不同何也曰伊川曰三年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於肌膚淪於骨髓天下變化風移俗易民歸于仁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又曰自一身之仁而言之這箇道理浸灌透徹自天下言之舉一世之仁皆是這箇道理浸灌

苟正其身章

問范氏以先正其身為王者以德行仁之事不能正其身而正人爲以力假仁之事曰王者霸者只是指王霸之道范氏之說緩而不切必大

定公問一言興邦章

聖人說話無不子細磨接合縫盛水不漏如說以德報怨如說一言興邦其他人便只說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便可以喪邦只此一句便了聖人則須是恁地子細說方休如孟子說得便粗如今之樂猶古之樂大王公劉好色好貨之類故橫渠說孟子比聖人自是粗顏子所以未到聖人亦只是心尚粗義剛

葉公問政章

曾問近者悅遠者來夫子答葉公之問政者專言其効與答季康子子夏等不同如何曰此須有施爲之次第葉公老成必能曉解也人傑

近者悅而遠者來則大小強弱非所論矣

樊遲問仁章

孔門教人多以數語能使人自存其心如居處恭纔恭則心不放也如此之類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曰上三句散着下一句方撮得緊謹之

亞夫問如何雖之夷狄不可棄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理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心便死了在中國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也只是這箇道理子善云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時私心更無着處曰若無私心當體便是道理南升

或問樊遲問仁一段聖人以是告之不知樊遲果能盡此否曰此段須反求諸己方有工夫若去樊遲身上討則與我不相干矣必當思之曰居處恭乎執事敬乎與人忠乎不必求諸樊遲能盡此與否也又須思居處恭時如何不恭時如何執事敬時如何不敬時如何與人忠時如何不忠時如何方知須用恭敬與忠也今人處於中國飽食煖衣未至於夷狄猶且與之相忘而不知其不可棄而况之夷狄臨之以白刃而能不自棄者乎履孫

大凡讀書須是要自家日用躬行處着力方可且如居處恭執

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與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
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二事須
是日日粘放心頭不可有些虧欠處此最是為人日下急切
處切宜體之椿

亞夫問居處恭執事故一章曰這箇道理須要到處皆在使生
意無少間斷方好譬之木然一枝一葉無非生意才有一豪
間斷便枝葉有不茂處時舉云看來此三句動靜出處待人
接物無所不該便私意自無容處因兼仲弓問仁一章說曰
大抵學問只要得箇門戶子入若入得門了便只要理會箇
仁其初入底門戶不必只說道如何如何若纔得箇門戶子
入須便要入去若只在外面說道如何也不濟事時舉

或問胡氏謂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生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何以知其然曰雖無明證看得來是如此若未嘗告之以恭
敬忠之說則所謂先難者將何從下手至於愛人則又以發

於外者言之矣廣

子貢問士章

問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兩句似不連綴恐是行已有
耻則足以成其身推是心以及職分則不辱君命又可以成
其職分之所當為曰行已有耻則不辱其身使於四方能盡
其職則不辱君命廣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能守一夫之私行而不能廣其固有之
良心賀孫

文振舉程子曰子貢欲為皎皎之行聞於人者夫子告之皆篤
實自得之事謂子貢發問節次正如此曰子貢平日雖有此
意思然這一章却是他大段平實了蓋渠見行已有耻使於
四方不是些小事故又問其次至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他亦
未敢自信故又問其次凡此節次皆是他要放平實去做工
夫故每問皆下到底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却是問錯了聖

人便云何足筭也乃是為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
是看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
謂子貢欲為皎皎之行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植
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
得之事謂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
退步音意使乎意則是深厚足有為者又如行三軍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氣象正如出軍
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人之上安可為將如孔明
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真賞諫烏桓者至如徐禧云
左繁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敗
之而已至于太原出境而止段穎則不然方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狂者知之過狃者行之過憊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豈是好人無益於事故有
取於狂狷然狂狷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
而所為精密有狷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
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
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人須有些狂
狷方可望憊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狷者以狂狷者尚可為若鄉原
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
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揚

問狂狷集注云善人胡為亦不及狷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

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

淳錄下云狷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淳錄作其

志孤介知善之可為而為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直是

人便云何足筭也乃是爲他截斷了也此處更宜細看時舉
子貢問士都是退後說子貢看見都不是易事又問其次子貢
是着實見得那說底也難故所以再問其次這便是伊川所
謂子貢欲爲皎皎之行夫子告之曰篤實自得之事底意植
或說某人可奉使云子貢問士孔子告之云云伊川云篤實自
得之事謂如有耻不辱其次常行又其次雖小人亦可只是
退步意意勉勉推乎意則是深厚是有爲者又如行三軍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此八字極有意然言之謙謙氣象正如出軍
之憂心悄悄也若軒然自表於衆人之上安可爲將如孔明
用兵如此然未嘗謂精又如曹孟嘗諫烏桓者至如徐禧云
左縈右拂直前刺之一步三人則其死可見矣狄青殺伐敗
之而已至于太原出境而止段穎則不然
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狂者知之過狃者行之過憊

問不得中行而與之一段曰謹厚者雖是好人無甚於事故有
取於狂狃然狂狃者又各墮於一偏中道之人有狂者之志
而所爲精密有狃者之節又不至於過激此極難得時舉
人須是氣魄大剛健有立底人方做得事成而今見面前人都
恁地衰做善都做不力便做惡也做不得那大惡所以事事
不成故孔子歎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狃乎人須有些狂
狃方可望憊

聖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必求狂狃者以狂狃者尚可爲若鄉原
則無說矣今之人纔說這人不識時之類便須有些好處纔
說這人圓熟識體之類便無可觀矣揚

問狂狃集注云善人胡爲亦不及狃者曰善人只循循自守據
見定不會勇猛精進循規蹈矩則有餘責之以任道則不足
導錄下云狃者雖非中道然這般人終是有筋骨導錄作其
志孤介知善之可爲而爲之知不善之不可爲而不爲直是

有節操狂者志氣激昂聖人本欲得中道而與之晚年磨求
 磨去難得這般恰好底人如狂狷尚可因其有為之資裁而
 歸之中道道夫錄云得聖人裁抑之則狂者不狂狷者不狷
之窮矣問何謂徐且如孔門只一箇顏子如此純粹道夫錄
曰介然有守也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
天資欲橫流若不是剛介有脚跟底人定立不住漢文帝謂之善
 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世謂文帝過武帝愚
 謂武帝勝文帝其論雖偏容有此理文帝天資雖美然止此
 而已道夫錄云若責之以行聖人之道則必不能蓋他武帝
自安於此觀其言曰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武帝
 多有病痛然天資高足以有為使合下得真儒輔佐它豈不
 大可觀惜夫輔非其人不能勝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末年天下虛耗其去三秦無幾然它自追悔亦其天資高也
 如與衛青言若後世又如朕所為是襲三秦之迹太子尊重
 好靜欲求守文之上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見得它知過處胡

氏謂武帝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乎道夫
錄同

南人有言章

問不占而已矣曰如只是不讀書之意當

或問或承之羞曰承如奉承之承如人送羞辱與之也壽

君子和而不同章

問諸說皆以和如和善為義如何曰不必專指對人說只君子
 平常自處亦自和自然不同大抵君子小人只在公私之間
淳錄云君子小人只是這一箇事而心和是公底同同是私
有公私不同孔子論君子小人皆然底和如周而不比亦然周是公底比比是私底周同一事而
 有公私五峯云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同行異情說同行異情
 却是所謂同體者却只是言同一事但既犯了體用字却成
 是體中亦有人欲五峯只緣錯認了性無善惡便做出無限
 病痛知言中節節如此當

立之問君子和而不同如温公與范蜀公議論不相下之類不知小人同而不和却如誰之類曰如呂吉甫王荆公是也蓋君子之心是人家只理會這一箇公當底道理故常和而不可以苟同小人是做箇私意故雖相與阿比然兩人相聚也便分箇彼已了故有些少利害便至紛爭而不和也時舉

君子易事而難說章

問君子易事而難說曰君子無許多勞攘故易事小人便愛些便宜人便從那罅縫去取奉他故易說盡

君子泰而不驕章

問君子泰而不驕曰泰是從容自在底意思驕便有私意數負他無欺負他理會不得是靠我這些子皆驕之謂也如漢高祖有箇霍底泰而不驕他雖如此胡亂罵人之屬却無許多私意唐太宗好作聰明與人辯便有驕底意思盡

剛毅木訥近仁章

問剛毅木訥近仁剛與毅如何分別曰剛是體質堅強如一箇硬物一般不軟不屈毅却是有奮發作興底氣象寓仁之為物難說只是箇惻隱羞惡不發處這箇物事能為惻隱羞惡能為恭敬是非剛毅木訥只是質朴厚重守得此物故曰近仁震

子路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士一段曰聖人見子路有麓暴底氣象故告之以切切怡怡又恐子路一向和說去了又告之以朋友切切惺惺兄弟則怡怡聖人之言是恁地密謙之

問胡氏說切切懇到也惺惺詳勉也如何是懇到詳勉意思曰古人多下聯字去形容那事亦難大段解說想當時人必是曉得這般字今人只是想象其聲音度其意是如此耳切切惺惺胡氏說為當懇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如此苦切而無浸灌意思亦不可又須着詳細相勉方有相親之意寓

善人教民七年章

問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如何恰限七年曰如此等也須有箇分明界限如古人謂三十年制國用則有九年之食至班固則推得出那三十年果可以有九年食處料得七年之類亦如此廣

問孔子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晉文公自始入國至僖公二十七年教民以信以義以禮僅得四年遂能一戰而霸此豈文公亦善人一等也耶曰大抵霸者尚權譎要功利此與聖人教民不同若聖人教民則須是七年謨

問集註先只云教民者教之孝悌忠信後又添入務農講武之法曰古人政事大率本末兼具因說向來此間有盜賊之害嘗與諸宰議起保伍彼時也商量做一箇計畫後來賊散亦不成行後來思之若成行亦有害蓋纔行此便着教他習武事然這裏人已足殺人底莫更教得他會越要殺人如司馬

溫公嘗行保伍之法春秋教習以民爲兵後來所教之人歸更不去理會農務生事之屬只管在家作閑要酒物喫其害亦不淺古人兵出於民却是先教之以孝悌忠信而後驅之於此所以無後來之害書

以不教民戰章

或疑不教民戰善人教民也七年固是教之以孝弟忠信不須兼戰法而教之否曰不然戰法自不用了孔子却是爲見春秋時或會戰故特說用教之以孝悌忠信之意伯羽

